



AI生成图

## 雨水，春心使然

□黄瑾瑶

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”淅淅沥沥，绵绵密密，雨水，宛如一位温婉的使者，迈着轻盈的步伐悄然来临，带着润泽万物的柔情，叩响了春天的大门。自此，江南进入了早春，东风解冻，草木萌动。

正月中，天一生水，春始属木，水生木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滴答滴答，那雨，落在泥土，便是土地的温情，落在绿叶，便是生命的雨露，落在眉梢，从此便有了记忆。儿时没有“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”的情调，寄养在外祖家的我，雨天就爱坐在老宅四方的天井里，托着腮帮看屋檐下的雨。雨落成帘，盈盈似水晶，压着戴望舒的韵脚。

又看那雨点儿宛若轻飞的银蝶，优雅翩跹地打着转儿，在一片窸窣声中砰然落下，在瓦楞上笼起一层白茫茫的迷雾。我也在等人，等着外出干农活的外祖。

晌午时分，薄薄的雨幕中，出现了一名身着蓑衣的老人，一脸笑意的他摘下湿漉漉的斗笠，拉起我的小手走进堂屋。“今年的雨水来得真是及时，春雨贵如油，雨水的雨如恩泽呀。”“外公，是雨水到了吗？”“是啊是啊。”从外公的口中，我早已知道雨水是“小春管理、大春备耕”的关键时期，这也是外祖正月里便开始忙碌的原因。

在潇潇的春雨中，我仿佛看到田野里干涸的土地贪婪地吮吸着这珍贵的甘霖，渐渐变得湿润而松软，沉睡了一冬的种子，在雨水的滋润下，开始萌动，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力量。麦苗挺直了青嫩的腰杆，绿油油的一片，油菜花田也开始泛起星星点点的金黄……雨水，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，它如丝如缕，轻轻飘落人间，滋润着天地万物。

站在田埂上的外公，望着这片生机勃勃的景象，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，全然不顾被雨打湿了衣襟。

午后，新雨初霁，外祖又扛着锄头匆匆出门，前去翻耕土地，播下早已精选好的种子，以待“春耕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。

冬日的萧索渐渐褪去了。天空不再是冬日里那般冷峻的厚重，而是透着一种柔和的明亮，呈现出一种水洗的澄澈。街道上，行人的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，人们纷纷脱下厚重的冬衣，换上轻便的外套，享受这温暖而湿润的天气。

孩子们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在雨中嬉笑奔跑，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。雨水是玲珑的春心，带来雀跃的欢喜，零雨其濛，氤氲朦胧。我们告别了冬天，迎来了春天。

清晨，推开窗户，一股清新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那是雨水独有的味道，混合着泥土的芬芳与草木初萌的青涩。天空中，细密的雨丝如银线般纷纷扬扬地飘落，似有若无，如梦如幻。这样的雨仿佛只有在江南，方可称为烟雨。斜风细雨不须归，江南便从这片雨色中显影出来。

在雨水的召唤下，花信应约而来，茶花、杏花、李花绽放枝头，但唯有杏花灿烂了我的眼眸。我坐在家中，遥念厂区的那株杏树，是否花色滟滟，独自开成海？抑或在雨水中无数粉色的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，曼舞着一场唯美的花雨……沾衣欲湿杏花雨，最是一年春好处。一阵轻风拂过，扬起了窗前的纱帘，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”，我慕名品咂，做起一帘幽梦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雨水，是对生命的浸润，也是对春天的唤醒。雨水就如一支原生的滋养剂，天地间的花鸟草木虫鱼，皆沐雨而新生，不管今夕何夕，如期而会，见之生喜。愿我们站在自己所热爱的世界里，拭去经久的尘泥和疲惫，让雨水浇灌灵魂，活得丰盈，每一天的日子都润着光泽。

## 甲子马缘

□卢岳云

丙午马年踏春而来，我亦步入了花甲之年。生逢马年，自小便与马结下不解之缘。这份偏爱，皆因我之属马。

儿时总羡慕《西游记》里的白龙马，那一身纯白、一腔赤诚，是我心底对马最初的向往。也曾怨过为我取名的祖父，为何不曾为我取个带“马”字旁的名字。

母亲常说，马属吃草的动物，生来多苦命，“作牛作马”四字便是佐证。儿时听来，心头总觉忐忑，怕自己未来命运多舛，反倒羡慕属狗的二姐。狗儿终日东奔西窜，无耕田之苦，无负重之累，不比老黄牛，食草数根便要犁地千亩，稍有懈怠便遭鞭笞；也不比马，日夜兼程日行千里，却总为役使奔波。长大后才知道，命好命坏与属相无关，命运从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对儿时的我来说，生肖之中，除龙虎外，数马最是神秘。乡村里，牛羊鸡遍地，狗鼠蛇寻常，唯独马，一年难见一次。唯有部队野营训练路过村落时，方能在管溪河堤上，见得那几匹只在电影里看过的战马。河堤上，战马垂首食草，鬃毛轻扬，战士们在河畔搭起帐篷，炊烟袅袅，与战马英姿相映，成了乡村最飒的风景。我们这群孩童，生来便敬畏解放军叔叔与战马，只敢远远立在河堤上观望，不敢近前触碰，心底却藏着万般向往，幻想着牵缰策马，如电影里的战士一般，驰骋沙场。那一抹棕红身影，那一声清脆嘶鸣，成了童年对“马”最深刻的印记，也让这份本命之缘，多了几分别样情愫。

自古以来，马便是文人与画家的宠儿。中华文字里，带“马”的成

语数不胜数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，是曹操笔下老马的壮志；“马到成功”，是世人对顺遂的期许；“龙马精神”，是对生命姿态的赞颂。文人墨客爱以马入诗，李贺的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。何当金络脑，快走踏清秋”，写尽马的桀骜与抱负；孟郊的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道尽登科后的畅快。丹青妙手多以马入画，最负盛名者，当属“天下画马第一人”徐悲鸿，其笔下骏马，或奔腾嘶鸣，或俯首蓄力，墨色浓淡间勾勒出筋骨遒劲之姿，无鞍无缰却藏一往无前的豪情，将马的坚韧与奔放凝固在宣纸之上。他以笔寄情、以马喻人，让马的形象超越物象，成为一种精神符号。

世人常言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”，儿时听来，只觉善者懦弱可悲，如马一般，温顺易被役使，良善便易受欺凌。如今行至花甲，历经风雨，方悟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深意，也读懂了这句古训的新解：善是本心的美德，欺善怕恶乃品性的卑劣。所谓“马善”，从非懦弱，而是温驯驯背后，藏着千里奔驰的力量，藏着负重前行的担当。新时代的“善”，该当心有柔软亦有锋芒，是待人温和但更有底线。恰似良马，既能俯身负重，亦能扬蹄驰骋，守得住本心的良善，护得住自身的尊严，这才是“善”的最高境界。

从儿时怜马、慕马，到如今懂马、敬马，方知属马之命，从非“作牛作马”的苦，而是“马到成功”的甜。历经风雨，仍蹄下生风；行至花甲，仍心怀山海。愿马年里，守龙马精神，怀千里之志，以马的昂扬姿态从容前行，不负岁月，不负本心。



AI生成图